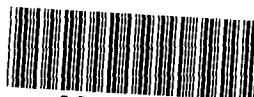


费孝通文集

第三卷

群言出版社

620235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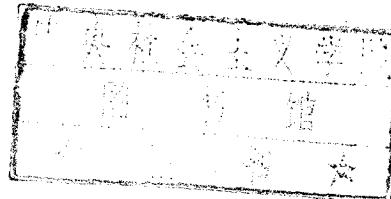


201028574

费孝通文集

第三卷

1941 ~ 1946



群言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费孝通文集 第 3 卷

/费孝通著.

—北京:群言出版社,1999.10

ISBN 7-80080-243-4

I . 费…

II . 费…

III . 费孝通-文集

IV . C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08041 号

群言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东城区东厂胡同北巷 1 号)

深圳时代设计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

889 × 1194 毫米 32 开本 17.5 印张 5 插页 400 千字

1999 年 10 月第 1 版 1999 年 10 月深圳第 1 次印刷

印数:1~5000 册

*

G · 136 定价:30.00 元

江23/03

编者的话

本卷所收录的文章写于 40 年代中期。这个时期的作者除在云南大学、西南联大授课之外，大部分时间都在主持社会学研究工作站的实地调查工作，《鸡足朝山记》一组文章就写于这个时期。此外，在这段时间里作者还写了大量的时事评论和学术论文，发表在当时诸如《今日评论》、《东方杂志》等颇有影响的刊物上。

本卷中尤为值得一提的是《旅美寄言》和《初访美国》两组文章。这是作者 1943 年赴美进行文化交流期间所写的系列杂感，前者连载于《生活导报》；《初访美国》后由生活书店出版发行。另外，《重访英伦》一书也在此间写就。他是作者 1946 年应英国文化协会邀请，再次踏上英伦三岛后写的系列文章，并于次年由大公报社出版单行本。

在本卷的编排上，我们按文章写作时间先后为序。除对收选不同版本的文章进行了核对和校勘外，还对文集中的注释进行了统一。

1999 年 3 月

文集前记

在我这一生即将进入 21 世纪之前,也就是在我走过 90 岁这个年限之后,我的亲友们建议把我过去一生所公开发表过的写作整理成一部文集,作为纪念。我同意他们的好意,但是我自己这几年有不少已预定的课题还要完成,实在抽不出时间来帮助他们做这项工作。我只能表示尽力支持他们而已,又只能放手和放权让他们去办。最近他们已经把这部文集初步编成,将要去付印出版,坚持要我在集前说几句话。我表示同意,所以简要的把我想在集前说的话写下。

我同意把我一生公开发表过的写作力求完整地编成一部文集,这样做的主要目的是在为一些愿意想了解我国 20 世纪知识分子怎样走过来的人提供一些研究的素材。我的一生从 20 世纪初期到它的结束,经过了 90 个年头,这段历史给了我这一生经历的内容。由于我自己喜欢写作,所以我也为这段历史留下了一些文字上的痕迹,反映了我这段时间里社会对我所起的作用,同时多少也透露了这段历史时期里中国的知识分子通过写作对社会所起的作用。作为一个以研究中国社会和文化为一生兴趣的人,我以己度人,想到我身后也许还会有和我一样有此同好的人,我愿意把我所留下的这本文集提供他们做研究中国这段历史的素材。也想以此作为我对我一生所受社会培育的一些回报。

为了贯彻我这个意愿，所以我一再向负责整理和编辑这部文集的亲友们说明，我愿意授权他们尽力搜集和如实地处理我一生留下的写作，把它们保留下去，而且尽可能全部编印出来，有待今后读者的取用。

但在这里我也得作一点保留意见。因为我一生中有一段时期曾经被划为“右派”，受到不可抗拒的压力，不得不写下一些言不由衷、不符合我实际意识的文字，就是那些被迫写出的“检讨”和“交代”。这些文字要作为研究当时历史经过的素材，是可以有用的，而且也可以说是很有意义的，但需要如实地放进当时很特殊的和失常的社会情境之中去，才能明白其实在的意义。现在已事过 20 多年，我本人不容易，也不愿意重新记取当时的社会情境，而这些文字又必须详加注释之后才能有用，如果用原文留给后人，不免会起误导的作用。所以我再三考虑，还是要求把这一部文字，作为另案处理，免于收入这部文集之内。我希望后来的读者们能谅解我提出这种保留的苦衷。我愿意在此声明这个保留意见是我自己作出的，我也愿意为此负责。

我同意编者以文章发表的时间先后来编排在文集中前后的次序，我认为既以提供研究素材为目的，所以为了便于追索我一生思想的发展和经过，采取按这些文章发表的前后来编排定在文集中的先后次序最为方便可行，但是事实上我是又有多题并进的思考习惯，不同题目的思想可以在同一段时间里参差进行。而且文章的完稿和发表之间又有不同的差距，我的文章又经常在同一时间里投向不同的刊物，发表时间和写作时间又不一定相符。由于以上种种原因引起了文集编者的一些困难，不可能坚持上述的原则。同时也必然会使一般读者不能按文章编排的前后顺序来追索我思想的发展和变化。

在文集的编排上还有一个引起编者为难的原因是我在写作上常采取化整为散又集散为整的方法。就是一个课题时常分作了系列的短篇写出，一般是在一个刊物上连续发表，积有一定篇幅，再编成一卷作为专集出版。凡是已经以专集方式出版过的一系列文章，我建议在本文集里还是予以保留使文章内容的连续性不要拆散。这里又发生了一个编排上的难点，就是那些已结合成专集的文章，各篇发表的前后的间隙中我又时常插进另一个新的系列。逢到这个困难，我建议这本文集的编者只好让前后为序的原则作出些让步了。

我要感谢本文集的整编者为这项工作所费的劳动和精力。我认为他们把分散在各地各种报章杂志刊物上的文章收集起来确已竭尽了全力。要做到把我一生全部写作都搜集到手困难很多。我的记忆中早年有一些常发表我文章的杂志和刊物，现在已经因各种原因，无法找到了。又比如我最早投稿的《少年》还是友人从僻偏的图书馆里找到的，而当时我曾用“费北”的笔名在这刊物上发表的一些作品，却没有复制给我。又比如我在中学毕业时所编的《水荇》中发表的早年作品，还是友人在东京大学的图书馆中偶然见到而复制寄我的。至于我在昆明学生运动前后所发表在许多街头刊物上的文章，为数不少，现在已搜集不到了。

最后我应当感谢这本文集的编者，他们不仅费了大力去搜集我散失的写作，而且又费了大力去校核所搜到的文章的复印件和原刊里的错字和失误。我嘱咐他们的一条原则是凡不属于显而易见排印上的错失，一律存旧。因为在这一段虽则不算长的时间里，一般通行语文的用辞也有相当的变化。近时已不常见的辞汇，在几十年前会是常见的，而各人所用辞也存在着个人的习

性，所以现在看来不太顺眼的辞汇不宜改动。但在校核过程中确是发现不少出于作者的错失或疏忽，以致文章内容中有实质的错误，使前后所提的事实对不上口，甚至有矛盾，在数字上又有出入。这些错误应当由作者来负责的。我十分感激编者对我已经公开发表的论文中能发现这些错误，使我在有生之年还能有机会把这些错误予以公开纠正。所以我请求编者凡逢到这类情形，应当按照原文不加修饰地予以付印，并加注说明错误所在，千万不可掩盖。已经公开发表的文字，一言既出，驷马难追。人生不可能无过，有过则改，坦白不讳，就对得起读者了。如果文章中还有错失没有揭露之处，祈望今后读者继续纠正。我即在九天之上，也将表示感激。

我一生写作自以为是比较随意和顺性的，秉笔直书，怎样想就怎样写，写成了也不太计较个人得失和别人的毁誉，这种性格确曾给我带来过没有预计到的人生打击，但至今不悔，而且至今我还是这样做。这是因为我相信用文字来写作是文明时代一个社会成员参与集体生活时应有的一种自主和自由的行动。当然一个人所有的思想无不受到当时社会的陶冶。他的一言一行无不受到社会集体藉以交流和进行集体行为的方式。社会集体就是通过其成员的言行达到它的创新和发展。所以一人的言行虽系个人之事，但也受到这个人所参与的社会，包括社会的历史遗产和当时群众思想的交流的塑造，从这个角度来说有它表现社会的一面。我有时也乐于反复重读我过去的写作，常常以此作为我所处时代的一些纪录影片来自娱。我也希望能以此提供给读者同享。从这个角度也可以说明为什么同意我的亲友们提出整编这部文集的建议。在这部文集中也保留了一些我这一生未能实现的梦，和具体的有关研究社会的思路和此生未获申论的课题。如

果此书能对一些后来者发生一点启发的作用，因而能继续进行发挥和发展，这将使我感到三生有幸了。后世不乏比我更有才能和学力、具备更好研究条件的人，希望能从此基础上百尺竿头更进一步，获得更大的成就，于国于民做出更大的贡献，我将为此而感到没有辜负此生的激情于地下。念人世的茫茫，愿以无悔无怨而告终。谨此写下这本文集的前言以告读者，并再次表示对编整和支持这本文集的亲朋友们的感激。

董志道

1999年3月28日于锡州宾馆



40年代的费孝通

目 录

中国乡村工业	(1)
说养猪与吃肉	(20)
论旅行	(25)
论神经战	(29)
论等车	(37)
西山在滇池东岸	(41)
新工业中的艺徒	(44)
过年过日子与过渡心理	(50)
人生的时序	(54)
鸡足朝山记	(60)
狂者进取	(84)
战后经济问题讨论	(87)
最后的一个上帝	(93)
清明怀故乡	(96)
编蝠拍的老竹匠	(98)
论仪式	(100)
我们没有分别	(104)
西行杂写	(108)
遗传和遗产	(110)
旅美寄言	(113)
这是在战时	(113)

在东非的昆明	(116)
一张漫画	(120)
人情与邦交	(123)
限购课榜	(127)
关于女人	(131)
向西去	(133)
如此农家	(137)
物伤其类	(143)
邦各有其道	(150)
序《战怒江》	(157)
《昆厂劳工》书后	(163)
复仇非勇	(196)
雾里英伦	(203)
自由应无垠	(207)
平民世纪的展开	(211)
初访美国	(219)
人生的另一道路	(219)
贫困的早年	(226)
自由之邦的传统	(235)
年轻文化的前途	(242)
幸福单车的脱节	(251)
机器和疲乏	(258)
劳资的鸿沟	(268)
关于华侨	(275)
文化的隔膜	(280)
老而不死	(286)
鬼的消灭	(294)

男女之间	(302)
眼睛望着上帝	(309)
民主的沉睡	(317)
平民世纪在望	(324)
经济的修正	(332)
余笔	(342)
美国你不应这样	(347)
赫尔利去矣	(357)
青年已尽责	(363)
一封未拆的信	(367)
美国工潮与工运前途	(372)
从伦敦会议到莫斯科会议	(380)
政协会初步收获	(385)
人性和机器	(387)
言论 · 自由 · 诚实	(401)
人民 · 政党 · 民主	(408)
人权 · 逮捕 · 提审	(415)
波茨坦 · 磨坊 · 宪法	(423)
特务 · 暴力 · 法律	(431)
重访英伦	(439)
行前瞩望	(439)
途中	(446)
拉斯基教授没有败诉	(452)
英雄和特权	(459)
煤荒	(467)
为了下一代	(473)
悼爱玲 · 魏金生	(481)

访堪村话农业	(486)
不愁疾病	(492)
从《初访美国》到《重访英伦》.....	(499)
住宅·警管·送灶	(512)
美国人怎样办报怎样读报.....	(520)
制宪·历史·教训	(526)
有为者亦若是.....	(533)
美国对华贷款.....	(540)

中国乡村工业*

1939年的暑假，之毅和我一同到禄村去做调查工作。我们睡在一间房里，晚上，隔着两层蚊帐，上下纵横的谈起来。年轻人总是善于做梦的。有一次他突然从床上坐起来，撩开了帐子，点了一支烟，很兴奋的和我说：“我想到一个风景优美，与世隔绝的小天地里去住上一年。一家一家都混熟了。你不要来管我，好像忘了我一般。可是我有一天忽然回来了，写好了一本书。”这本是之毅的性格，默默的，装得好像很平庸，可是他在预备，在干，无声无息的，等待有那么一天，叫人对他刮目相视。床头的梦语，谁也不当正经话，说完也就过了。可是，隔不上几天，他要我一同去看张大舅，听他讲绿叶江的神话。似乎是在江的尽头，有一个桃花源似的去处。红红的山岩，像是给天火烧过。大江就在这山坳里滚滚地流，两岸长着几十里不断的翠竹，丛丛密密，把天都遮住了。就在这地方，有着无数的纸坊，家家都造纸。张大舅讲得出了神，“我和你们一同去，我认得这地方。你们调查好了，开个大工厂，我来帮你们办事。”张大舅的口才把我们都说动了。隔不上两个月，之毅和我两匹马就在高山险峰上盘旋着向这动人的易村出发了。

易村对于我们的引诱，当然不止是红的山，绿的竹。更具有魅力的是它所代表的那种农村经济的结构。在我们研究计划中，

* 本文是作者为张之毅著《易村手工业》所作的序。

早就写下了要调查一个以手工业为基础的内地农村。一方面可以和太湖附近有手工业的江村作一比较，一方面可以和以农业为主的禄村作一比较。从各方面打听下来，易村正是我们理想的研究对象。因之，我们不辞劳苦的走访这个村子。实在的易村，并不和传说的易村那样家家户户造纸。可是，我们住定了一看，发现它比我们所预期的更有意思，因为它不但有造土纸的作坊工业，还有织篾器的家庭手工业。正可做一个比较研究。

我们不久就离开了易村，之毅准备了一下，单身匹马一个人再去。他就在这外人罕至的小山坳里默默的进行他的工作。易村的工作环境，实在比我们所有的工作地方都困苦。不但我们曾好几天除了花生外，没有任何其他可以下饭的东西，而且人地生疏，没有半点捷径。一切都得硬硬地打入这个陌生的社区中去。这自是一件极不容易的事。之毅初次加入我们的队伍，就派着这个苦差。他离开我时，我不免为他担心。那年年底，之毅饱受风尘地回来了，没有说半句怨言。他和我住在一起，一行一行地写下了这份报告。禄村小楼上的一句梦话，居然成了事实，至少也可算是我们这几年艰苦生活中的一点小小的安慰。

在这份报告中，之毅很仔细地解剖了易村的经济结构。更在整个结构中，点明乡村工业所占的位置。他好像是在显微镜下对一个标本做了一番极周到的观察，并且一一为我们描画了下来。可是我们的目的，却并不是如张大舅所说的一般，调查了可以去开一所造纸厂，我们对于易村本身可说并没有特别的兴趣。我们所发生兴趣的，还是乡村工业的本身，易村只是我们研究这个问题时的一个标本罢了。我读完了这本报告，很想借这个机会，根据之毅研究的结果，对于中国乡村工业问题说几句话，用以指明之毅这次研究对于我们了解中国乡村工业上所有的贡献。

一、工业和农业的界线

我常觉得一般人把工业的范围看得太狭，好像一定要有厂房，有机器，有大烟囱，才算是有工业。西洋现代工业固然是最新的工业，但不是工业的全部。把工业的范围看得太狭，很容易使我们抹煞了建国过程中一个重要的节目，就是怎样使我们原有的工业蜕变成现代工业。要我们能对付这个问题，自得先明了我们原有工业的性质。

本来农业和工业的区别不是容易用一条清清楚楚的界线来划分的。理论上说来，农业是只限于在土地上培植作物的活动。至于把作物的自然形态改变成可以消费的物品，就得算作工业的活动。可是培植和制作，在事实上却不易严格区别的。比如有一次我们在田里看人家掼谷子，曾问一位朋友，“这算是农业活动么？”他坚决的说：“那自然是，收获不算作农业算什么？”可是我问他，“碾谷子呢？”他踌躇了一下，“必要时，算作工业活动也可以。”我不很明白掼谷和碾谷在性质上有多少分别。为什么把谷粒和稻穗分离的工作算是农业；而把米粒和糠秕分离的工作，就可以算作工业。本来，没有人会对这个分别看得这样严重，因为农业和工业其实并不是对立的两回事，而是相联的两个段落。农业靠土地的生产力给我们植物性的原料，工业是把这原料制造成可以消费的物品。

这样说来，我们可以说没有一个地方的人民是可以单靠农业而生活的了。至少，自从人们不能专以树上的鲜果，地上的蔬菜直接充饥以来，人们的生活多少得靠一部分工业来维持。田里的谷子成熟了，得掼下来，碾成米。米还得煮成饭才能吃。麦子得磨成粉，烤成面包。棉花得收集了，把纤维整理，纺成纱，织成